

民间采风

瓦罐菖蒲

□高玉霞

菖蒲是从《诗经》中走出的植物，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，葳蕤一丛，惊艳了千古岁月。文人雅士都喜菖蒲，常以石温养，并剪其形，使其小巧俊雅，符合文人追求素雅生活的心境。而我喜欢的菖蒲，却不是文人雅士书房里的摆设，我喜的菖蒲，有属于它自己的随性与自然。

儿时的村庄，大片的田地旁，总会有几处水洼，几个浅潭，映着白云，兀自幽静着。每到夏季，水洼处长满了蒲草，远远望去，一汪的水波，漾着天空的白云，葳蕤生凉，幽静沁香，路过的时候，无端的瞥一眼，就勾去了小魂儿。

那个时候，乡野间，这样的水洼处，极多。终在一次，离了母亲的眼，一个人来到蒲草丛生处，幽凉的潭水，微润的水汽，细长的枝条，油亮的光泽，用小手捋一捋，再摸一摸，与它做最亲近的招呼，手指触碰间，心陡然痒酥酥，那是儿时隐秘的喜悦。想去喊母亲，却不见母亲的身影，索性拨开宽大的叶片，与蒲草坐在一起。那一刻，清风徐徐，白云悠悠，蝌蚪掬在水洼处，晃动着欢快的尾鳍，草木的疏朗之气，从菖蒲俊逸的身姿里，漫润到心尖，说不明白，何故如此喜欢，却只赖在那里，不肯离开。久而久之，总是逃了母亲的眼，去菖蒲处玩耍，脱下鞋袜，踩在软软的泥里，看鸟儿衔了露珠，在蒲草的草尖处掠过，夕阳落下，满池生辉，蒲草与溪潭在蛙声中，共沐斜阳。

只待有一天，在栅栏旁的石墩旁，一大丛菖蒲映入眼帘，菖蒲的身下，是一斜放的瓦罐，破碎的瓦罐于菖蒲的疏朗之气，相得益彰。欣喜之时，回眸间，母亲双眸含笑，眉眼欢喜。养一丛瓦罐菖蒲，成了母亲最深情的诗意。朴素的母亲，以一种随性自然的心态，温养了一颗亲近自然的心。从此，瓦罐

处的菖蒲，葳蕤了我的日日夜夜，摇曳在我的心上，我的梦中。

渐渐地，我远离故土，来到灯火辉煌的城市，草野的气息，离我愈来愈远。偶然间，在友人的案几上，瞥见一丛绿，那久远的回忆又候忽闪现。一簇菖蒲的柔情，原来如此深邃，它成了一个游子远走他乡却无法忘怀的印记，不知道多年前，母亲用瓦罐温养一簇菖蒲时，是否也曾有浓浓的思乡之情在心尖流淌？

遥记得，儿时，母亲总是用温和的眼眸去轻颤那簇新绿，目光缱绻又惆怅。更记得，母亲离开江南水乡，远嫁到水土干涸的北方，路途的遥远，让母亲很难回到故土。一年深秋，母亲接到电报，双目含泪，捏着电报的手，微微颤抖，本就失去母亲的他乡游子，又遇亲人离世，故土终成为一种印记，一个符号。

母亲喜欢菖蒲，儿时的母亲，也曾如我般，在江南菖蒲丰盛时，在溪流旁，在石潭处，与姥爷捉虾、垂钓，看姥娘在菖蒲旁，洗衣、摘菜，那时母亲的笑声想必定掠过菖蒲的叶脉传到远方。而温润的光阴，终成为回忆，那随风摇曳的菖蒲，只能在母亲的梦中葳蕤。

而今母亲华发已生，双眼浑浊，但对菖蒲的喜爱依然如故，就如我如今站在一簇绿影前，指给女儿看，满眼的欣喜。可女儿并不喜欢，径直跑开，那一刻，我心亦是欢喜。希望我的女儿，能一直追她的蝶，不因一簇新绿，而徒生出诸多惆怅。

菖蒲，从《诗经》走出来的菖蒲，温存过多少文人墨客的心灵，寄寓了多少高雅之士的情操，而我的菖蒲，那小小的残瓦里生长的菖蒲，却盛溢着两代人的思乡之情，让我们在漂泊的晚风中，可以慰藉心灵。

乡愁

□王勇

乡愁，是深嵌在心头的情愫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念想，是远离后的惆怅，是失去后的伤感。它虽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剪不断、割不裂。轻盈盈如云朵，常浮现在梦里；绵柔柔似山泉，沁人心脾。

走过南北东西，我才发现：曾经以为最痛苦的乡村历练，竟然沉淀为人生中最幸福的印记。而难以割舍的乡愁，是故乡那烙在我心灵深处，那渐渐远去的炊烟。

—

自旧石器时代的燧人氏，发明钻木取火以来，人类与炊烟就再也未曾分开过。于是，便有了人烟烟火，泛指炊烟的释义。

学生时期，美术老师曾提问，如何用一幅画展现白云深处有人家？当时，全班竟无一人应答。老师只好解惑：万山丛中一缕炊烟，如何？是啊，炊烟不就喻示人家么！军校里，教员说：自古，炊烟乃敌我军情判断的重要参考。古人作战，通常以五人为一伍、十人为一伙，十个人就得用一口大锅来做饭，自然会生发一股灶烟。故，冷兵器时代，狼烟必然伴随灶烟。热兵器时代，硝烟必然伴随炊烟。在抗美援朝初期，我军就野战炊烟，吃了不少美军轰炸机的亏。于是，在朝鲜战场上，我们注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，在实践中总结实践，发明了无烟灶，也就是创新挖掘顺地疏烟道，以疏散浓烟。

二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是农耕为主的时代。那时，炊烟，不仅是流动的最美云朵和人丁兴旺的象征，也是收工回家吃饭的无声号令。每当日落西山后，月上柳梢头，袅袅炊烟会从各家烟囱升起。

一次，我站在暮色炊烟里，扯着嗓子高喊：伯伯，饭熟喽，妈喊你回来逮饭！正在沙地劳作的父亲答：快咯！马上就回！浓烈的土家语，在乡村田野极具穿透力。这时，有邻居打趣道：今朝是什么好日子，有逮酒的好菜？我答：有酒没肉，饭管饱。惹得邻居开怀一笑。但彼此心照不宣，心头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。

众所周知，农村与城里不同，晚餐最丰盛也最重要。白天高强度的能耗，需要在晚餐时补充。这些，都能从一个村子里炊烟的密度

和浓度中得以感知。

盛夏，在自家屋场搭前，摆一张四方桌，端上花生米一盘、炒黄豆一碟、绿豆稀饭一碗，再来几个小菜，这样下酒的、消暑的、充饥的就都有了。女人们可尽情放开吃，根本不用担心体形走样。男人们也只管多斟几杯苞谷烧，以酒化倦。一家人团团圆圆，即便是粗茶淡饭，倒也酒足饭饱，其乐融融。茶余饭后，东家长、西家短，周身的劳顿与疲惫，就这样在畅聊家常中，全然消解。有熟人碰巧赶上吃饭，多添一副碗筷便是，也会很快融入其中，开心得活像是一家人。

彼时，如若哪一家连续几天冷火秋烟，那定然是举家外出了，也会受到格外关心关注。像给猪儿狗儿们喂食等类家务，一般邻居都会主动帮忙打理。村子里的氛围，甚至是团结、融洽、和谐。而这样的事，也是源于对炊烟的判断。

三

老家的村子，背靠无名枫山。我常常会站在山顶，看炊烟升起、聚合、消散。

农人皆知，烧半干的茅草，烟囱会冒浓浓的白色，若用烧火棍一拨，还会带出大量火星子。只有烧干枯的木柴，才会冒稀疏的青烟。干柴烈火，一点就着。白烟、青烟，浓烟、淡烟，当炊烟在一瞬间化为乌有时，都会感慨人生如烟，一切看淡。

夕阳搁山头，浑圆火红。这一次，我见到了与往常不一样的多彩炊烟。许是气压变化的缘故，整庄的炊烟被压在山腰一线，就像一张巨大的五彩棉毯铺展半空，一直延伸到澧水河畔峡谷。夕阳给烟毯镀上了一道金边，多彩多姿，轻盈飘渺，干净平整，真是美极了。只可惜，如此柔美的画卷，当时却没有条件留下影像，但至今印象清晰。

后来，在我外出二十多年期间，故乡经历了发展绿色化、城乡一体化等一系列变革。如今，乡村从柴改煤到煤改气，从联产承包到土地流转，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随着老一辈的相继离开，柴火灶也在渐渐消失。农村住宅精美，大多不再设计烟窗。

那缕曾经牵动亿万游子心灵的炊烟，正在乡村渐渐地消离。而我，再也没有见过那整村整庄的多彩炊烟。

记事

多情的土地

□汪珍玺

土地多情，生出万物。

金秋九月，骄阳依然似火，炙烤着大地。9月2日，张家界市耕地保护在行动，文学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在武陵源区协和乡龙尾巴居委会隆重举行。

趁着会前间隙，漫步在居委会操场上，只见三栋充满土家特色的办公楼呈撮箕口自东向西坐落着；操场边，一株石榴树长得枝繁叶茂，树枝上挂满了熟透的石榴果；操场北边，堆着一大堆刚摘不久的玉米棒子，这玉米棒子金灿灿的，又大又粗，玉米籽丰盈而饱满，美女们嚷嚷着要拍照，咔嚓咔嚓间，一张张丰收的美景便跃入镜头。今年，玉米丰收啦！

仪式结束后，采风队伍便排成一条长龙，在前面迎风飘扬的队旗指引下，行走在田间地头，用心感受这来自大地的深情厚意。

站在青石板铺就的田埂上，四周是一片丰收在望的稻田。往右看去，稻田呈梯形有序排列着，越往下看，层次越密。拐弯处稻田弯曲流转，令人不由得想起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。田里金黄的稻穗早压弯了腰，微风拂过，随风摇曳，发出滋滋滋的摩擦声，一阵阵清新的稻花香味，扑鼻而来。远处，有几亩水稻已被收割，留下一排排稻兜在田里，田埂上码了好几个稻草垛，未码的稻草也被扎成把，立在田里，像士兵忠实地守候着这丰收的季节。

今年气温高，长时间不下雨，造成了特大干旱，很多地方的农作物成长不理想，但这龙尾巴的稻谷却长势喜人，农人收获颇丰。采风作家们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边走边讨论起世事来。谈笑间，走近田埂右边一口长形的池塘，池塘里水满满的，水面上有层薄薄的水藻，几只肥胖的青蛙正蹲坐在上面，悠闲地望着远方。原来，就是这池塘的一股活

水，保障了周边稻田的用水需求。

快来玩水车啊！下面低洼处，湘琳一边挥手，一边向上招呼着。这里是一道沟，沟边一架大水车高高地矗立在面前。水车边转边抽水，白哗哗的水从竹筒里，一筒接一筒地倒入旁边的稻田中。水车灌溉的画面，大概是乡村最独特而迷人的风景。

跨过这道沟，再向上走几丘田，是块玉米地。紧挨着，是丘花生地。这花生只怕是没得收成了。看到花生茎叶半枯半荣的模样，彩云在田埂上边走边对后面的人说。那不一定，扯扯试试。湘琳说。湘琳弯下腰，顺手抓住一兜花生茎叶，使劲一扯，哦哟！这么多花生！只见湘琳抖落泥土，高高举起的花生像一个个白白的小伙子吊在半空中。这花生实在！一亩下来，恐怕足足有几百斤呢！来来来！都来尝尝这新鲜的花生。大家你一颗，我一颗，剥开花生壳，将新鲜的花生丢入嘴中，细细品尝起来。

越过路边的木亭子，向南往上走，路两旁是一幢幢精致的民宿。民宿设计独特，风格各异，错落有致，院落墙头的绿植和缤纷的彩色花蕊更衬托出庭院的素雅。这里的居民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，生活富足，淳朴好客。游客在此旅游观光或休闲度假，还可亲身体验当地农耕生活。龙尾巴居委会，展现在眼前的是幅美丽动人的新时代农村新画卷。

龙尾巴居委会的农田耕地，保护得相当完整，村民种粮得到了最大程度保障。龙尾巴居委会党委书记邓青松说：龙尾巴居委会以张家界核心景区为依托，紧紧围绕耕地保护和田长制开展工作，多年来一直积极探索耕地保护加民宿旅游模式，目前已取得明显成效。

下午，车队在美丽的澧水河畔旁停下。这里是

慈利县象市镇虎头村。踏出车间，映入眼帘的是三百亩快要收割的水稻。田野中间机耕道旁，立着一排醒目的蓝色标语——保障粮食安全，端牢中国饭碗。斧头村支部书记介绍说，这里往年是一片沙洲，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此地进行了提质改造，在沙洲上造水田，获得了成功。现在，这三百亩沙洲终于变成了良田，每年可收获粮食三十万斤，足以养活一村子人。望着这丰收的场景，现场赞叹声不绝于耳。

接下来，采风队又深入到武陵源区黄龙洞生态广场、慈利县通津铺乡长峪铺村、永定区天门山镇土木溪村、新桥镇申家坪村，桑植县瑞塔铺镇东旺坪村、芙蓉桥乡合群村采风，在田间地头和人民群众中的所见所闻令人耳目一新，特别是耕地保护的新模式，给我们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，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启示和思考。

是啊！耕地保护利国利民，深入人心。张家界全面推行田长制，已形成横到边、纵到底，网格化、全覆盖，耕地保护新机制，形成了耕地数量、质量、生态三位一体耕地保护新格局，在耕地保护工作方面已走在时代前列。

土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，十四亿中国人的饭碗全靠土地，我们应该向大地致敬，向那些保护土地的卫士致敬。想到此，歌曲《多情的土地》不禁在我心中深情地唱响：

我深深地爱着你
这片多情的土地
我踏过的路径上
阵阵花香鸟语
我耕耘过的田野上
一层层金黄翠绿



秋原 李昊天 摄

古风新韵

沁园春 喜迎旅发大会

□郭先莉

春去秋来，金风送爽，旌旗在望。

看古城内外，人声沸扬，澧水上下，清波荡漾。办会兴城，立标打样，锦绣潇湘谱华章。

佳期近，尽挑灯挥汗，各显担当。岁月山高水长，任各路英豪阔步闯。

盼天门迎客，七星揽月，非遗惊艳，奇楼透亮。

三产携手，项目为王，共建新城国际张。

朝前迈，我巾帼儿郎，齐心向党！

七律 喜迎旅发大会

□田新民

服务提升振旅游，湖湘聚力舞龙头。

三千风骨山尤峻，八百灵睛水更柔。

揽胜无时不伸拇，观光有酒润歌喉。

人间仙境迷宾客，开心处处赞一流。

天门山云游

□尹振亮

云乃山中客，巧遇故人团。

留客不用酒，醉君有诗笺。

眺望天门山，穿越洞外天。

腾云垫脚底，邀景恰若仙。

雨霁云卷舒，山峰探头尖。

绝园空中悬，行子顶冠欢。

平凡人生

耕读 有味

□路来森

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的农耕社会，所以，即使读书，也不会忘记耕田，因之，晴耕雨读或者亦耕亦读，就成为了一代代中国人，一世世中国家庭，所躬行、崇尚的生活行为方式。如此，一代代延续下去，一个家庭，即可称之为耕读世家。

此一观念、行为，不仅落实在现实生活中，而且，也成为了画家笔下的题材。

明四家之一的沈周，画有一幅《耕读图》，画面：庭院一处，茅屋数间，掩映于山树之间，房屋，背倚山崖，崖上瀑布倾泻而下；房前，高梧数株，婆娑翠碧；房屋内，一人安然而坐，似在读，又似在瞭望远处；柴门大开，柴门内，一犬昂首似吠，柴门外，一人肩扛锄具，正行走在路上；而更远处，拐过山脚，是平畴一片，田地切割成田字状，一农人在田地中，扶犁呼牛，耕田犁地。沈周于画面题诗曰：两角黄牛一卷书，树根开读晚耕余。凭君莫话功名事，他，自有他的悠游世界。

从题诗中可以看出，《耕读图》中的耕者，或者读者，颇有一份隐逸情味：耕者，书卷、黄牛，也可能，书卷就挂在牛角上，耕作之余，就坐在树根上，阅读几页；而室内的读书人，也不是为功利而读书，凭君莫话功名事，手掩残篇赋子虚。

而两角黄牛一卷书，树根开读晚耕余两句，似乎，已然成为了古人亦耕亦读的标志性画面（或者情节）。

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小时候的白石老人。白石老人在《自述》中，写自己小时候的读书情状：九岁那年，由于贫穷，齐白石被迫辍学，一直到十一岁，这三年间，齐白石都是在家中牧牛、砍柴。牧牛时，即将书包挂在牛角上，有暇便读书。为了便于寻找外出牧牛的齐白石，他的祖母就买了一个小铜铃，系在齐白石的脖子上，他的母亲则取来一块小铜牌，牌上刻着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，以期得到神佛的保佑。多年之后，白石老人回忆此事，曾写下一首诗：星塘一带杏花风，黄犊出栏西复东。身上铃声慈母意，如今亦作听铃翁。诗，自然是表达对祖母、母亲

的情感之情。但牛角挂书这一情节，却也很好地演绎了国人的耕读情结。

虽然，同是亦耕亦读，但总有某种方式，是最理想的。

我们不妨来看，明唐寅所画的《葑田行犊图》，整个画面，古雅极了，有一种风烟俱净的淳朴感。画面：一人骑牛，正从一株松树下走过。人，神态安详，悠然自得；牛，则倔强，脖颈抬起，昂首向前，仿佛正眸叫起；松生石隙之间，石色苍郁，石纹螺旋，是时间扭曲的结果，松树，苍老虬曲，却又枝叶繁茂，亭亭如盖。画面题诗曰：骑犊归来绕葑田，角轻挂汉编年。无人解得悠悠意，行过松阴懒着鞭。

何为葑田？有两种解释：一是湖泽中葑菱积聚处，年久腐化为泥土，水涸成田，谓之葑田。二是将湖泽中的葑泥移附于木架上，浮于水面，成为一种